

“童话爷爷”一生为孩子写书

2022年9月22日，著名出版家、作家、翻译家任溶溶在沪离世，享年100岁。任溶溶创作的童话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影响了也陪伴了几代中国孩子的童年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把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《彼得潘》《木偶奇遇记》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带入中国的幕后英雄。

100岁的“童话爷爷”毕生在文学土地上辛勤耕耘，为孩子们种出一个繁花似锦的童话花园。而任溶溶的快乐人生，也恰如一本童心永驻的童话大书。

很多创作是“写小时候的自己”

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说：“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，可惜很少有人记得。”任溶溶无疑记得，而且这个“孩子”一生没有离开过他。任溶溶多次说过：“我写儿童诗，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。”他也说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“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。”那个没有被他遗忘的“孩子”，成为他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。

出生于1923年的任溶溶，见证过时代的波澜。那时，他叫任根鏊，生于上海，父亲开了家纸行，家境殷实。5岁时，他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，一待10年。“散漫”的童年时光，他大部分时间用来看“杂书”，既有旧式的武侠小说，也有“四大名著”，但最吸引他的还是两本译作：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《洋葱头历险记》和科洛迪的《木偶奇遇记》，只是那时，他还不清楚这种极富魅力的

作品叫做童话，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，会亲手把这些经典童话再翻译成中文。

很快，全面抗战爆发，目睹世间疾苦的任溶溶没有心思再读闲书了，一心向往着革命。初中，他返回上海进入英国人办的中学，学校大部分课程用全英文讲授，他因此打下了牢固的英文基础。后来成为俄语翻译家的草婴是他的中学同学，他跟着草婴学了一阵俄文，觉得有兴趣，干脆请了一位侨居上海的俄罗斯人当家教，学通了俄文。

1940年，他和两个同学到苏北参加新四军。为防止被家人找到，他将名字改成了“史以奇”，带他去的干部说，姓就不要改了，于是之后的几年，任根鏊成了“任以奇”。他在苏北编《战士报》，写标语，教唱歌，也打过一些小仗。可惜一年不到，他就患上重病，只得返回上海治病。病愈后，他考取了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。

任溶溶大学毕业那年，抗战胜利，即将创刊、发表反法西斯战争报告文学、小说及新译外国文学作品的《新文学》杂志激发了他投稿的欲望，他尝试翻译了一篇土耳其童话《黏土做成的炸肉片》送去，没想到竟发表在1946年1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。正巧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《儿童故事》，得知他能翻译童话，就向他约稿。

为了找选题找资料，任溶溶到处去找可供翻译的外文原版书。那时，在上海南京路有一家“别发洋行”，里面出售的儿童外文书琳琅满目，尤其是迪士尼公司出版的童话书插图精美，

让他沉迷其中。这时，时代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得知任溶溶会俄语，也请他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。自此，《小鹿斑比》《小飞象》《亚美尼亚民间故事》……他一篇接着一篇，一本接着一本，越译越觉得有意思，再也“不可自拔”。

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的诞生

刚进入翻译界，“任以奇”是其常用笔名。1948年，在翻译出版《里马斯叔叔的故事》时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带给他极大欢喜，于是他署上了女儿的名字“任溶溶”作笔名。

以后，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，也署上“任溶溶”，久而久之，这个笔名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，当中国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《牛虻》《斯巴达克斯》等宏大叙事的作品时，任溶溶却投身于儿童文学。

1952年，任溶溶进入刚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任译文科科长，后任编辑部副主任，负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。除了经典英文作品，他还翻译了大量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，例如《古丽雅的道路》《铁木尔和他的队伍》以及普希金、马尔夏克的童话诗，因此他也被称为前苏联儿童文学的“开窗者”。

各类经典童话翻译得多了，一些形象和情节在他脑海里自己跑了出来。有一次在青少年宫和小朋友一起，他用自己生活中的经历编起小故事。任溶溶小时候常常糊里糊涂、丢三落四，好像个“没头脑”，他的儿子当时正处于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年龄，妈妈让做点什么，总说“不高兴”。任溶溶讲的时候，小朋友们特别喜欢，当时的《少年文艺》杂志社负责人听说了，让他干脆写下来。平时忙于翻译，等距离截稿时间只剩两小时，他才开始写作这个童话故事，只用半小时就把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写好了。1962年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动画片，成为中国幽默夸张类童话中最成功的经典之一。

把自己的一生也看作童话

很多人觉得，一生都幸运地葆有一个孩子气灵魂的人大约一

辈子平顺，可是任溶溶这一生，并非没有挫折和困顿。特殊年代，任溶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饲养场养猪。养猪之外的时间，他全部用来学习外语。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和科洛迪，之前曾译过他们的作品，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，他早就准备了意大利文教科书和字典，期待有一天能翻译原文的“匹诺曹”，只是一直抽不出时间学习。到了“文革”中，他用意大利语《毛主席语录》和意大利语版《人民画报》偷学起意大利语。“文革”后期，电台开办了学日语栏目，他买了几本语法书，也跟着学起来。他因此又收获了两门外语，而且终于如愿把《木偶奇遇记》从意大利文译成了中文。

1976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，任溶溶进入译文社工作直至退休。几十年间，他专心于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诗创作，先后翻译了《长袜子皮皮》《彼得·潘》《假话国历险记》《小熊维尼》《夏洛的网》等数以百计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。80岁时，他还新译了近百万字的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，快90岁时，还在创作并出版儿童诗。2012年，任溶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，2019年获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”。

任溶溶曾说，他一辈子深爱童话，因为从童话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，他选择把自己的一生也看作童话，那么在经历苦难时就同样可以快乐，因为可以相信前面是光明。

他不轻视儿童，认为儿童可爱又了不起，他更反对轻视儿童文学，因为儿童文学蕴含大道至简的哲理，可以将世俗功利的人生变成审美化的人生，让人从艰难困苦中寻出美和趣味。

2004年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单行本时，任溶溶为大读者和小读者都写下一段话。他对小读者说：“这本书当然是献给你们的，我一辈子就是为你们写书。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。”他对大读者说：“你好，祝贺你长大成人了！不过我也有一个希望，就是你们小时候读我的书，如今觉得我没骗你们。”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李静/文

徐光耀慧眼识铁凝

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15岁那年，父亲铁扬领着她去拜访小说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，想让他鉴定一下铁凝的写作才能，看看她是不是从事写作的料。

徐光耀接过铁凝的作文，漫不经心地放到桌子上，转脸和铁扬聊起别的事情。铁凝后来写文章回忆道：“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请求为他朗诵我那作文，却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——他说他从来不习惯听别人念自己的作品。”

第二次和铁凝见面时，徐光耀激动地谈起那篇作文，连说两个“想不到”，还说：“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。”

第一次的冷和第二次的热，都是徐光耀直率个性的体现。

而徐光耀慧眼识人，从他对铁凝的评价中就可以知道。

读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作品《小兵张嘎之父》，见到徐光耀的几则日记，如：“1979年10月10日。读了铁凝的《啊，阳光》。这个孩子的确是有前途的。她是个小天才，当然还要发展，要成长，顺利成长到70岁，成就当不下丁玲、谢冰心吧。”“1981年3月10日。前天读了铁凝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发表的一篇小说《一片洁白》，实在写得好。这丫头会成精的。”“1983年3月28日。晚上看铁凝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，的确是大家气派。我辈已不能望其项背”……

1979年，铁凝才22岁，徐光耀便预言到她将来的成就，既显直率又慧眼识人。

据《做人处世》曹明法/文